

Baning* 的孩子， Pusko 的樣子？

側記 2023 年青少年書寫培力隊

文・圖 | Cidal 嚴毅昇

Children of Baning,
Resembling Pusko?
Sidebar Notes on
the 2023 Youth Writing
Empowerment Team



* Baning 是布農族語的三石灶，也是布農族傳統家屋中的核心。

寫這篇側記之前，我讀到一篇 2020 年記者花孟環的報導，裡頭說著中研院歷史語言所辦理的「阿桑來憂舊社調查計畫」，吸引不少布農族巒社群青年參與，同年 6 月 12 至 19 日調查團隊啟動踏查，重返祖先的舊社。根據日本時代研究文獻記載，布農族人因集團移住政策而被迫離開舊部落。時代流轉，族人已遷移各地，石板屋的文化幾度遺失，這在全臺灣島的各族身上，命運似曾相似，如今我們來到布農族人的家園學習、聆聽「祂們」的故事。



族語聖經成了 保留族語最多的載體

曾經參與調查團隊的青年，同時也是作家的 Salizan Takisvilainan（沙力浪·達崙斯菲芝萊藍）為臺文館籌劃了本屆青少年書寫培力隊，由「達娜文化分享空間」與「札哈木部落大學青年伙伴」帶著學員一同在土地上用身體寫作。

午後的玉里車站，由青年阿浪帶領學員騎上電單車前往部落。途中暫經鳥居，走向玉里神社遺址，神社在日本時代供奉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曾是重要的神道教信仰中心，入口右側的「表忠碑」，是為了表彰理蕃或因瘴癘之氣犧牲的日本軍警人員而設，歷經國府來臺，舊址的建築大部分已毀棄，僅剩殘破牆垣與還算完整的高臺。



且行且說，一路上介紹了一比一復刻梵蒂岡露德聖母堂的卓溪露德聖母堂，教堂外的籃球場圍牆畫有聖鳥紅嘴黑鴨的神話故事，Salizan 感慨：「基督教在過去部落是破壞文化最嚴重的宗教團體，時過境遷，教堂因為保留過往傳教士所翻譯的族語聖經，反而成了保留族語最多的載體的信仰空間。」

像是能把海岸和山麓、 星星和月亮串引起來

稍作休息後，來到 Ali 朱黛老師的工藝坊，「綴織、浮織、夾織、斜紋織……」種種織法穿梭，一雙有故事的手，像是能



把海岸和山麓、星星和月亮串引起來。

身為布農部落婦女的 Ali 本身是阿美族人，學習各族織布技術後，希望將傳統織紋與技法毫不藏私的傳承。跨族群文化傳承者的她學會了鮮少族人學成的「十二杆」技法，分析出各族織具織衣的邏輯，重組出由太魯閣、阿美、布農、排灣等各族織布棒的「十二杆」。Ali 示範「整經」與展示成品時說：「文化不該私有化，文化是祖靈留給我們的禮物。」Ali 與小助手帶著學員做起簡單的石荳蒲鑰匙圈，石荳蒲是「嬰兒祭」常會使用、製成項鍊的植物：「掛上項鍊、祝福嬰孩平安順遂」，在布農族文化中具有驅除惡靈的效用。

待學員做完「作業」以後，往上坡到「噶噶私廚」午餐，午餐時下起細雨，一道彩虹掛在眼前，我注視圍牆上有著布農族祭典年曆的圖騰圖樣和顯眼的 Sinkan 字樣。午後

1 | 2
1 阿浪帶領學員前往部落，途中暫經鳥居。
2 玉里神社遺址的建築大部分已毀棄



旅程，順著部落坡道，風帶我們回到鎮上。

把自己「種」回家鄉

夜晚，Apyang Imiq 程廷談《我長在打開的樹洞》，將返鄉與族人互動的關係，以筆為鋤，翻土、鬆開了求學時期對部落時間的陌生。Rangah Qhuni 是支亞干部落的古地名，太魯閣族語形容河道突然開闊，如洞穴般打開、樹木枝葉開展的形貌，「我長在」則意味著把自己「種」回家鄉。

Apyang 在諸篇文章中談到「在部落中受限制的人」，如 1980 年代的雛妓問題，有這樣慘痛經驗的女性，過去部落中會以「外銷」的音譯族語稱呼，使她們在部落中習慣隱藏；或是曾在都會區工作，因父母生病而返鄉務農的「第三性公關」在田野間與男子的曖昧關係，這些視角皆是 Apyang 對於空間與人際互動觀察連結的筆觸，也可見對「性」主題的探索，這樣的主題似乎讓早上

騎車累倒的學員們醒了過來。

揚起很多灰塵的地方

隔日早晨天氣大好，我們前往「瓦拉米步道」入口，Salizan 虔敬地告知祖靈我們的到訪，一起作入山儀式、稍作整頓。我很努力地想忘記我們到步道入口的計程車隊長在無線電中隨口胡謔：「過去有很多清朝人來玉里採像石頭一樣的璞玉，因為人來人往也蓋了很多閣樓，古地名才會叫作璞石閣。」這種介紹方式說來荒謬好笑，但 Salizan 多次在培力營中嚴肅的告知，營隊宗旨之一就是要好好認識土地，古地名「璞石閣」其實是來自布農語的「Pusko」，意思是指「揚起很多灰塵的地方」。

「瓦拉米」音近日語中的蕨類，又被稱作「蕨之道」，途中經過山風駐在所、佳心駐在所。舊時，日本人在八通關古道上每 3~5 公里便設置一座駐在所，就近監控布農族人，



- 1 | 2
3
- 1 身為布農部落婦女的 Ali 本身是阿美族人，學習各族織布技術後，希望將傳統織紋與技法毫不藏私的傳承，跨族群文化傳承者的她學會了鮮少族人學成的「十二杆」技法。
 - 2 「囍囍私廚」午餐圍牆上有著布農族祭典年曆的圖騰圖樣和顯眼的 Sinkan 字樣
 - 3 Apyang Imiq 程廷談《我長在打開的樹洞》，將返鄉與族人互動的關係，以筆為鋤，翻土、鬆開了求學時期對部落的陌生。



亦是日本人僕役阿美族、平埔族群做鋪路工程時的監工屋舍，路旁可見的百年「人字砌」擋土牆也是當時族人所築，現址已被改造成涼臺和休息區。

走過吊橋之間，Salizan 與 Abus 一路輪流帶領我們認識植物，山路上有兩種植物能搭配使用，Abus 說：「一般我們常見的月桃葉是光滑的，海拔高的月桃葉摸起來的觸感則是毛毛的」，和會吸取水份的松蘿組合起來就會變成「天然的衛生棉」，松蘿在以前經常被用於包覆鹿茸，可以保持新鮮，而山棕可製作成掃把，布農族主要拿來做成工寮屋頂，漢人常做成蓑衣，日本人會要求在坡旁築擋土牆，布農族則是流傳著在陡坡與崩場地上一定要先種赤楊木固土的智慧。

Salizan 也提到近幾年熱門的話題動物——臺灣黑熊，臺灣黑熊在臺灣僅剩約 600 隻，而佳心就佔了全臺灣八成臺灣黑熊所棲息的聚居地。

抵達目的地「佳心石板屋」，石板屋以現代方式重現的過程其實遭到很多法規的限制，建材的石頭來自進口，也有在地的木

材，淘寶買的螺絲。其實 Salizan 很強調一點，傳統並非是完完全全地走回舊道路才是傳統，而是建造出家屋的屋體，象徵著文化的孕體；而小米就像是基因，族人使小米與文化延續，建築本身並非傳統文化，保持其中的精神才是。

語言的脈絡 也是回到文化的脈絡

午後，Bukun Ismahasan Islituan（卜袞·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談起對布農語的注重與謹慎，在他的詩集中也有清楚的「雙語」企圖，與同時正在編纂的布農語典，都是為了保留布農語文化「故典」。

從空間和語言的關係提到臺東寶桑（卑南族）和玉里（布農族）的古地名都有意指「灰塵」，因東北季風吹起沙塵為名，能從族語中看見氣候、環境與族群語言所生成的相繫關係。

回到語言的脈絡也是回到文化的脈絡，Bukun 鼓勵學員學習族語，從根本進入文



1
2
3

- 1 古地名「環石閣」是來自布農語的「Pusko」，意思是指「揚起很多灰塵的地方」。
- 2 石板屋以現代方式重現的過程其實遭到很多法規的限制
- 3 Bukun Ismahasan Islituan（右）談起對布農語的注重與謹慎，同樣詩集中也不難理解「雙語詩集」的企圖，與同時正在編纂的布農語典，都是為了保留布農語文化「故典」。

化，但也憂心文化遭人濫用，直言《賽德克·巴萊》中，賽德克族與布農族之間的戰爭其實在時序上與現實有所出入，讓人誤以為1903年的姊妹原事件與1930年的霧社事件有所關聯，導演魏德聖的改編缺乏族人對於事件的詮釋，這是種詮釋權的剝奪。

他更談到現今的原住民作家要面對「櫥窗化」的問題：個人化、私有化、商業化。當我們從「無文字民族走到文學創作」時，從根本思慮自我，必須注意自己的詮釋「意圖」為何？他告誡我們：「布農族（的遷移範圍）不可以離開玉山的眼眸。」我們再怎麼改變，也要有所原則。

詩意藉由「歌」的形式 被人傳唱

傍晚的盛會，有歌就有故事，Varasung 馬翊航談歌曲與族群在島內流動的呼應。「鄉愁」的母題在原住民身上是一種非主流的時間裂變，那鄉愁不是踏至異鄉歸不得，而是種「我吃得到和祖先相同的食物，但土地已經改變。」的感受。當陳建年譜了林志興〈鄉愁〉一詩的曲，歌曲的力量成為「可以是一種記憶多重儲存的方式」的形式，詩意藉由「歌」的形式被人傳唱。

漢人有余光中的〈鄉愁〉，原住民族有林志興的〈鄉愁〉；有黃西田的〈流浪到臺北〉，也有巴奈·庫穗版本的〈流浪記〉，從歌詞文本對讀之中拆解出原住民在某個時代中的共感連結。不同族群有不同詮釋成為時代的記憶，如同胡德夫曾說過：「你們的篳路藍縷，我們的顛沛流離。」我想也是這樣的寫照。在諸多前輩歌曲滋養下，馬翊航出版《山地話／珊瑚化》，受到時



代歌聲所牽引，使他書寫〈小型時間〉。

文學分享結束後，由「以為會紅在地樂團」接替帶領，聽著口簧琴與歌聲繚繞，佐以雙手「正確的左上右下交叉」快樂的學習圍舞，讓學員在夜晚留下美好回憶。

文學或許就像是 baning 爐灶一樣

早晨是我第一次聽 Dadelavan Ibau 達德拉凡·伊苞的「談話」，她舉重若輕地闡述童年坎坷境遇，以及部落時人困苦的背景，許多同齡女性因為家庭經濟窘困被迫嫁給比父親年長



的外省人，而她則因為文字書寫為自己開創出與眾不同的彎路。

Ibau 談到黃春明曾說：「顛簸的生活，成就好作家。」我想 Ibau，誠然就是這般的自述寫照，以書寫自我療癒，讓人看見文字如何帶她走得更遠。

倒數第二堂課，由我熟悉的布農族新銳作家 Temu Suyan 黃璽進行分享。

Temu 的講題聚焦在對於文學獎的觀察，他舉了詩作〈Yutas 走了〉，談論祖父離世，也象徵都市原住民青年一代的文化學習對象的消逝，更從「親逝」轉為「文化消逝」。在另一首〈鬧鐘上的主觀泰雅爾族詩〉延續了這份「遺失」，作者以自己的主觀認定、區分，闡述泰雅爾族的文化現況，體現不同世代對文化的理解。他說：「有時候我們可能會『在失去紋面的地方傳承面孔。』」提



醒著創作是具有延續性的，能在重複主題上不斷打磨並拓展獨樹一幟的主題風格。

文學也要學會告別，回到自己的家鄉與生活之地，像是族人不斷遷移，文學留下文字，族群留下足跡。在最後的講評之中，講師給予提點，而學員發表感想、交流彼此對寫作的看法與觀察，有些人在尋找自我，有些人正探問迷思，告訴彼此世界是什麼？我想這種心靈的開闊就是火種本有的形狀，而文學或許就像是「baning 爐灶」一樣，讓我們有了同吃一鍋飯，認識彼此文學的機會。

Cidal 嚴毅昇

1993 年生，文字工作者。喜歡貓、獨立音樂，現於兩個原住民族相關計畫擔任助理。
會獲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入圍 2021 年臺灣文學獎原住民族華語新詩創作組、2023 年周夢蝶詩獎。
集體著作：《劃出回家的路——為傳統領域夜宿凱道 day700+ 影·詩》、《運字的人——創作者的盤光伏案史》。
IG：Pangcah_cidal

1 | 3 | 4
2 |

1 Varasung 馬翊航談歌曲與族群在島內流動的呼應。

2 Dadelavan Ibau 達德拉凡·伊苞舉重若輕地闡述童年坎坷境遇，以及部落時人困苦的背景。

3 Temu Suyan 黃璽說：「有時候我們可能會『在失去紋面的地方傳承面孔。』」提醒著，創作是具有延續性的，能在重複主題上不斷打磨，拓展獨樹一幟的主題風格。

4 在最後的講評之中，講師給予提點，而學員發表感想、交流彼此對寫作的看法與觀察，有些人在尋找自我，有些人正探問迷思，告訴彼此世界是什麼？